

让失去的时光得以重现 ——一块玛德莱娜小点心



□育邦

安德烈·莫洛亚认为,对于1900年到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,没有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。从我有限的视野来看,这个时期可以一直拉长到今天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出现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,改变了我们对待时光和生命的方式。

1871年7月10日,马塞尔·普鲁斯特出生在巴黎,父亲是医学院教授,是巴黎名医。从1878年起,小普鲁斯特每年跟随父母前往厄尔-卢瓦尔省的伊利耶度假,这个小镇也就是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贡布雷的原型。1971年,小镇改名为伊利耶-贡布雷,这里也成为全世界普鲁斯特粉丝们热捧的文学圣地。

年轻人普鲁斯特,被认为是个花花公子,一个流连于达官贵人上流社会的“交际花”。在文学上,他虽有抱负,但当时的文化界人士总是对他不屑一顾,仅把他作为一个业余的、不入流的、“反动”的作者看待。

10岁时,哮喘病就首次造访了他。随着时光的推移,他深信自己的哮喘病是无法治愈的,他悲观地认为他来日无多了,但他又如此热爱这个世界。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召唤他必须承担作为作家的义务,他要通过艺术的方式保存这个世界。

1903年,父亲去世,普鲁斯特继承了价值不菲的遗产,经济来源有了保证。他开始考虑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,他已做好放弃过正常人生活的准备。1905年9月,母亲去世,他的弟弟罗伯特结婚。一向娇惯、离不开亲人的他无所适从,像是碰到一个生死关口。1906年8月,为了缓解这种绝望的情绪,他离开巴黎,前往凡尔赛。普鲁斯特住进凡尔赛的黑塞瓦尔旅馆,它豪华但老旧,“有一股陈朽的芳香”,而培德就住在离旅馆几步之遥的国王大道。这个旅馆,我们会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依稀看到一些影子,东锡埃尔旅社和巴尔贝克大旅社的描述就来自这儿,当然还有阿尔贝蒂娜吃午饭的场景。那段时间里,培德每天都去看他,在与培德亲切的畅叙中,在培德对他的体恤与鼓励中,普鲁斯特一点点摆脱了沮丧与消沉。

《重现的时光》里似乎与此时的情形相当吻合:“真是这波平了,那波又起,老摆脱不了,使我每每为自己缺乏写作才能而懊恼。后来,我远离巴黎,去疗养院疗养,在这段悠长的岁月中,我根本打算不再写作了,这才摆脱了懊恼的心绪……”他抛弃一切,专门从事写作,可是却一事无成!他心存畏惧,动笔的时刻一再延宕。

在1900年到1906年期间,他翻译了英国作家罗斯金的《亚眠的圣经》和《芝麻与百合》。这种专心致志的工作状态治好了他的懒散,他具备坐下来写一部大块头作品的耐心了。他从钟爱的社交生涯里抽身出来,完全隐居到奥斯曼林荫大道他那间闻名遐迩的软木房间里。

他试图写一部他心中的书,这部书首先是《驳圣伯夫》。稍后,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也开始了。从表面上看,这是两部性质截然不同的书,前一部似乎是论文,后者是小说。《驳圣伯夫》的草稿先于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卷一《在斯万家那边》开始,从行文风格的倾向和艺术理想的体现上来说,《驳圣伯夫》毫无疑问地成为《追忆》这部辉煌交响曲的前奏。

在越来越少的社交中,普鲁斯特变得越发敏锐,他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精神观察家。他在精神领域中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角,而且灵敏迅疾,似乎他备有一副隐形的望远镜,把一切事物一一拉近。也许他的视野颇有局限,但他深入查看了事物的复杂性,他看到一个人的一部分脸颊,但他能看得到别人根本看不到的纹路、皱褶、细密的汗毛。他的眼睛是放大镜,是显微镜。在写作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时日里,即便在炎热的夏季,他也穿着那件沉甸甸的毛皮大衣,因为他患有枯草热,这种病怕冷——这在巴黎已经成为一个传奇。

1911年底,普鲁斯特完成了第一卷《在斯万家那边》,他想让它面市,开始给出版社投稿,但连吃了几次闭门羹。有一个出版社的经理叫朗多夫,他大言不惭地说:“亲爱的朋友,我也许实在太笨,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花上30页纸来描写他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、难以入眠的情状,我挠破头皮也还是不得要领……”但是,冷嘲热讽丝毫没有动摇普鲁斯特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自信,1913年,经过不懈努力,《在斯万家那边》出版了,文学界的反应是一片冷淡,他们对于这样一部跨时代的作品还没有做好接受准备——人们对于普鲁斯特的美学方程式知之甚少。
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,中断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继续出版,但普鲁斯特写作、修改、增删的工作从未停止,不过书中几乎没有战争的影子。1919年,享有盛誉的龚古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普鲁斯特头上。这也许是该奖最为明智的一次选择,但当时有一份报纸不无嘲讽地嚼起舌根:“这次,龚古尔委员会把大奖颁发给一个地地道道的无名作家。他已不年轻,但却默默无闻,他现在如此,以后仍将如此……”普鲁斯特开始享受荣誉了,不过此时离他去世只有三年

时光了。从1919年起,第二部《在少女们身旁》、第三部《盖尔芒特家那边》、第四部《索多姆和戈摩尔》相继出版。而最后一部《重现的时光》成为这部书的重中之重,成为他生命和艺术中最为璀璨的结晶。在他去世之前,他似乎匆忙地完成最后的巨著。第五部《女囚》、第六部《女逃亡者》和第七部《重现的时光》都是在作者去世后出版的。

1922年5月18日,20世纪两座最伟大的文学高峰在巴黎相遇了。詹姆斯·乔伊斯和马塞尔·普鲁斯特均受邀参加同一个晚宴。当乔伊斯迟到了,他正拼命喝酒借以掩饰自己的窘态时,门突然开了,身穿裘皮大衣的马塞尔·普鲁斯特出现在门口。后来乔伊斯说,他的出现“就像《撒旦的悲哀》中的主人公”。流布最广的一种记载讲述了当时的情形:普鲁斯特说:“真遗憾,我不知道乔伊斯先生的作品。”乔伊斯回答道:“我从来没有读过普鲁斯特先生写的东西。”谈话到此为止。

1922年11月18日,普鲁斯特溘然长辞,在他身边有一张被药弄污的纸片,字迹模糊不清,但还能辨认出富什维尔的名字,这是他书中的一位次要人物。乔伊斯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很抱歉,我无法用合适的语言来概括这部书,时间是唯一的主题。也许可以这样说:写了一个非常神经质的和过分被溺爱的孩子缓慢成长的过程,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;或者说,小说是一个聪明绝顶、敏感到痛苦的人的漫长经历……这些说法都不确切,所有的说法都无法确切地概括它。它没有情节,但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;它没有看似明晰的结构,但是事实上它的构建犹如大教堂的拱顶一般严谨宏阔;它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描述,但是一块玛德莱娜小点心就使我们逝去的时光纷纷复活,马尔丹维的钟楼使一切事物升华为精神性的、普遍性的存在,万特伊的七重奏使世界成为永恒的艺术……

叙述者马塞尔和作者本人是二而合一的,无法分清你我;作品和生活也是如此,普鲁斯特的生活就是他的作品,而作品又是他凝固的生活。它是一座巨大的森林,幽美动人,深邃遥远;它是一片大海,深不可测,包罗万千,辽无涯际。

一切均成为失去的时光,但是一切又通过重现的时光得以永存。通过普鲁斯特,我们解放了被禁锢的事物……“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,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,它就永远寄存其中。”普鲁斯特是一位神秘的巫师,他把它们召唤出来,把它们解放出来。

远远看去优美而神秘的人和事,只要拉近了看,就会明白它们原来既不神秘又不优美。——马塞尔·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



普鲁斯特
1871年-1922年

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,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,不朽巨著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作者。在巴黎大学和文学科学学校钻研修辞和哲学,对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潜意识理论进行研究,尝试将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,可以说柏格森、弗洛伊德成了他一生文艺创作的导师。

作家评介



莫言
“让我们把记忆中的所有的气味调动起来,然后循着气味去寻找我们过去的生活,去寻找我们的爱情、我们的痛苦、我们的欢乐、我们的寂寞、我们的少年、我们的母亲……我们的一切,就像普鲁斯特借助了一块玛德莱娜小点心回到了过去。”



余华
马塞尔·普鲁斯特在其绵延不绝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,让等待变成了品味自己生命时的自我诉说。



纪德
我在普鲁斯特的风格中寻找不到缺点。我寻找在风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优点,也没有找到。他有的不是这样那样的优点,而是无所不备的一切优点……他的风格灵动活泼,令人惊叹。任何另一种风格和他的风格相比,都显得黯然失色、矫揉造作、缺乏生气。

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是20世纪法国伟大小说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代表作,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它以其出色的心灵探索描写、宏大的结构、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卓越的意识流技巧而风靡世界,并奠定了它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地位。全书共七大卷,以叙述者“我”为主体,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为一体,既有对社会生活、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,又是对作者自我追求、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,可以说是一部交织着好几个主题曲的巨大交响乐。